

T 587/4208 (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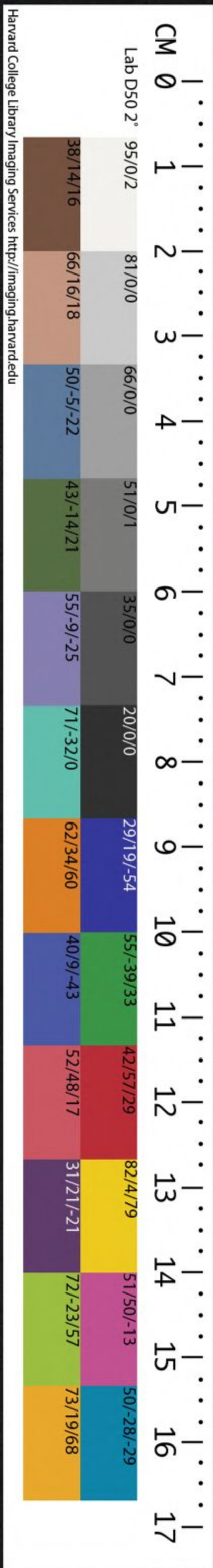
MAY 11 1951

04

王制

禮記
五

卷十七



五而王備用之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五

王制第五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圖書館珍藏印

池邊之印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

令博士諸生作次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叙

王所以經綸天地之綱制度而為萬世法程

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度長久講若畫一祀養而

之義其立國之紀綱制度長久講若畫一祀養而

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

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

多矣暴君汗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孟

子僅聞其畧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典籍

而班爵祿之制孟存者自秦變井地先王

舊典禮經蓋有存者自秦變井地先王

掃地此漢儒思存者自秦變井地先王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疏曰五等虞夏周同殷
 三等公侯伯也長樂劉氏曰王制者當立法度節制財
 用安天下之民使不陷於餓故曰王制也易
 曰地有上下水有源流民有君臣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使各養
 親比萬民之禮義也必先建此萬國親諸侯使各養
 其民而教之禮義也先建此萬國親諸侯使各養
 設官分職為之禮義也先建此萬國親諸侯使各養
 男之凡五等道以爲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
 俾之

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其中於民者
 也○天子之祿田至富之非王爵之也
 天子之祿田至富之非王爵之也
 則無貴祿以富之非王爵之也
 內制祿爵也制祿爵也
 有崇卑功也有崇卑功也
 先爵而後祿也先爵而後祿也
 制此先祿而後爵也制此先祿而後爵也
 後無爵者後無爵者
 也也
 也也
 之之
 必必
 者者
 五五
 已已
 同同
 位位
 制制
 必必

之也制爵祿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諸侯為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諸侯者必有祿有祿者不所施非特有人官非有爵也而其祿有差則祿之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

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衰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為田九萬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衰計者也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為賦祿之制此所以為均平也馬氏曰晉天之下莫非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歲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臣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為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

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
如之法計之七十里計之五十九蓋二百九十里者以
者以開方之法計之天子之制馬於是有德有七十里
也○五峯胡氏曰分天有百里有七十里者以五里不
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者以五里不
能五里自國之制馬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者以五里不
小聘王巡狩述職之制馬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者以五里不
雉三之一五之職九之制馬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者以五里不
井邑之甸縣都之夫數伍兩卒旅師軍之制馬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不
萬乘之車數馬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者以五里不
是而有卿大夫士之制世襲之制亡之數易之弊生而無
而定郡縣之制世襲之制亡之數易之弊生而無
勝言者矣述職之制世襲之制亡之數易之弊生而無
法則乘夫家之池之禮廢上而禁禦不可
詳則乘夫家之池之禮廢上而禁禦不可
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又曰制井田所以
制侯國也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又曰制井田所以
親附所以也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又曰制井田所以
諸侯高城深池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
其欲而遲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

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
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王朝有位者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方氏曰
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
差元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下
士則視附庸惟上士也祿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
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
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
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也夫
列國之君則入為王朝之臣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
三公稱公而外則入為王朝之臣所以內必視夫外者
衛侯以列國而入相于周亦稱公故畢公為保也內
祖齊式遠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為內諸侯所

武公入為周司徒鄭莊公為平王卿士而滕侯亦
曰我周之正蓋畿外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為之制
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
地二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元士三十里亦
視附庸而受田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

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

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

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為上
農瘠瘠者為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史胥徒之

分去聲

豫音嗣

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上下為差多者

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隨

其高下為五等之多寡也季氏曰孟子曰分田制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思所
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無人之在官者其
家亦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善也

又授之田所以責其廉能善也

馬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磽之以百畝為一歲
以食九人者為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

大器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其
所謂官田是也而又工賈有奄有奚位之高

下不謂官田是也而又工賈有奄有奚位之高
祿以農為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
得下食五人之祿

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

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

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

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

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

上下亦本件于者由

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

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

可考闕之可也○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

上多寡同於大國可知亦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

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

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

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

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

差等上馬不至於過制下馬不至於不足計食其品節

士享百畝之移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

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

五十五

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異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煩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在下謂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爵異固在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謂其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小國之士為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一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為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祿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為異哉蓋使之

方千里之內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
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四合為
暨方百里者九十有八里餘
餘暨三百里者百一十有
里餘為附庸間田

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
民志者
固如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
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
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
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
畿內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八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
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勝其餘以祿士以為
間田

勝音班
王子

鄭注畿內九大國者三為三公之田又三為三公
致仕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國二十一
者六為六卿之田又六為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
為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

五一本行于公

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并大夫致仕之田共五十四
餘九亦待封王子弟也三孤無職雖致仕猶可即
而謀故不副愚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况周制
六卿兼五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支子
在周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有
所封也○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
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
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
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
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石梁王
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

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嚴陵方氏曰
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
之類蓋互言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
曰大蓋互言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
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
封於內則不以分邑馬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
故曰封內則不以分邑馬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
之使食祿而邑故曰盼

侯之附庸不與與去聲

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為王圻容九
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為千
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

止五十里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石梁王氏曰註引千八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
內七千里與五服五千之言不合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

共音恭
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
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
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
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
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
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已則欲其難致

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為
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耳
馬氏曰言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
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
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

卒子忽文

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

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一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

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此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為
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嚴陵方氏曰方伯
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馬長言其足以長人也
所謂比長之謂師帥亦若爾帥言所帥者非特長
止而非已所謂師帥之謂黨正若爾正言正於一
長也必謂之伯則已所謂黨正若爾正言正於一
非成德不足以為當帥也所謂宗伯之為一州之
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也所謂宗伯之為一州之
正於一然後能帥也所謂宗伯之為一州之
也蓋八伯之後德也所謂宗伯之為一州之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然二伯也故曰八伯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方氏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為方千里矣王畿千
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
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
綏要之服在其中矣季氏曰采於侯服為尤近流
見外四海舉
外以包內

者以其年故也先國有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貴乎
有嘉徐氏曰先王之衆建諸侯而設步伯連帥之職
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曰賦朝
聘之數悉使封之聽命於侯而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
王舉天下以相建諸侯而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
則強弱有以相建諸侯而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
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褒表功德關諸
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謂褒表功德關諸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

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

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則倍大夫而三之也

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馬后治陰德亦以是為

數者特從夫而巳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

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中士愈卑而數愈倍馬以周

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旅三

十陽數窮於九九之止八十一元士知而此不言者

以終於八十一數故止八十一元士知而此不言者

也夫則三有倍於公人大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

十七人

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焉下大夫五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
與下大夫一命

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
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
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言卿
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
下大夫而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
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
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也永嘉徐氏曰古者
設官之制其爵以
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異
等而不可亂自上公衮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

冕儀章異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
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衣
之服必從其命其命不差則其服不替先王所以
正名分而章服采也故常論衣服之制為上帝克
舜取諸乾坤以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為上下之
服非私自創立之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
以下十有二章蓋會天地萬物於一身以照臨百
官文采物色靡一不備而臯陶謨所載五服五章
以命其別為五如天命自天子十二章至卿大夫之
三章其別於王而流數則其故上公之衮無冕
其章數則同於王而流數則其故上公之衮無冕
龍而流則以九故自無所等倫於其間哉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
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
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論謂考論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
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
之以祿焉○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
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謂貴賤皆刑於
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馬氏曰凡民之材
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姻之
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
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也論
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
則使士之為公卿才足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
大夫視其爵祿之高低而爵祿之稱其爵也
位者任事然後爵祿之高低而爵祿之稱其爵也
故曰任事然後爵祿之高低而爵祿之稱其爵也
民之材也下又曰論至位定然後材論之進士
以告于王而下又曰論至位定然後材論之進士
之意謂以官能認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
之意謂以官能認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

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
士其法則與卷萬民之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
則致畧故三年然後論辨之意則同也
之法有異而其論辨之意則同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
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
示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為商制以周官墨者守門
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髡者守積也唯其
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

巡守殷國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長樂陳氏曰

同之以禮也存煩省聘問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為東岳而稱岱宗也柴本作柴今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之當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

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召見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

之所好惡志淫好辟

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覽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者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則係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
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
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
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
法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
有異異則非正矣故因廵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
使皆同也嚴陵方氏曰天子稱職也故五年一廵而
省之廵守者廵所守而巳蓋諸侯非徒守天子之
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之法天子蓋諸侯之將
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為法尚末
能詳故其修之宜數也春主東方而東廵守所以

順天時也五行必以仲月者一月見廵守之禮無適而
不用中馬蓋岱泰山十有一月見廵守之禮無適而
而巳故宗者蓋岱泰山十有一月見廵守之禮無適而
之長故祀之為東岳而稱其名為岱宗也於東言
岱則知南之為衡西之為華北之為恒矣廵守必
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廵守諸侯知所趨也
柴而望祀山川即詩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也
以天之高故燔柴以告而巳問百年者就見之遠故
之皆所以告而巳問百年者就見之遠故望而祀也
者之言也詩所至而巳問百年者就見之遠故望而祀也
足失見命大風之厚薄志風之所厚薄以詩言之
所得好之故命大風之厚薄志風之所厚薄以詩言之
為言者蓋觀之所以志防其淫必言所淫之知好
者必班曆無羸縮及其久也故廵守則考時月價也
則必定日無羸縮及其久也故廵守則考時月價也
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謂同欲其同出於天
衣而巳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故終言正之同
子而巳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故終言正之同
所以正之故也觀諸侯延平周就見百年之有後道者
神人以正之故也觀諸侯延平周就見百年之有後道者

網大其悼祀同敢之曰詩不而仁孝其服法所而可別
而典功於則其淫詩就巧肖後不則君正而所以有易言之
御也德其下律於則見言而流孝不豈之致為所逆已皆可
諸先之中不度所國百年如可也至矣過則其誅重言不淺謂
侯王懋執其忘程考其瀆於則後賢流道與畔樂陳氏曰不
之所以制其度先不胡之化觀其慢於其意也○惡而進絀於
大仁不度之先不胡之化觀其慢於其意也○惡而進絀於
柄民敢之先不胡之化觀其慢於其意也○惡而進絀於
也民敢之先不胡之化觀其慢於其意也○惡而進絀於
之怠常謹輕於其事不信肅則其宗不朝之時
於則其臣不敬之肆行於其民不朝之時
其修不敬之肆行於其民不朝之時
凡敢之肆行於其民不朝之時
是十於其民不朝之時
者其於其民不朝之時
邦替不朝之時
之賞敢之時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
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

假于祖禴用特

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禴之廟
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禴及其歸也必假于祖
禴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也特牛之也告歸也
以象生時之必也特牛之也告歸也
王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
此則巡守之不以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
為煩費可知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禩諸侯
將出宜乎社造乎禩

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
守也諸侯則朝觀會同之出歟石林葉氏曰天子
類乎上帝諸侯則朝觀會同之出歟石林葉氏曰天子
曰類其禮有類于正祭也宜其義有稱于社○季氏
造而告之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祖禩以致其敬地
祗近人而親故言義以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
禩尊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
乎冢土告之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

德以尊于天子

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
使無違僭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
無二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
則以鼗將之

祝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
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
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

殺鬯即秬鬯也秬黍一稔二米和氣所生以為酒
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焉故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

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

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
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
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
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
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
為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
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

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辟明也雍和
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
皆明達諧和也類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張子
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
子之學說文云類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舊說辟
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水也臨川吳氏曰天下無所謂命之日無教後為學者

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

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命也命之教然後

為學禮乎曰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不得立

矣○嚴陵方氏曰命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不得立

也言小學在左則以命也必資禮於天子所教而不得立
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者大學在郊
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掃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

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
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達於外故
於內已成而定者以此為制也
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為制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

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禘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出征執有罪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獲罪人而反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焉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所截彼人之左耳告者告

其多寡之數也

命于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禘先後之次受命于學成尊卑之者以學問其首馘者截其耳釋奠於其文德之已此僖公所以武之類馘而國人所頌其文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

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為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為祭祀之豆實也○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

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馬氏曰百姓曰自天子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

也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百姓曰自天子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罝音尉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由鹿音迷不麝不卵不

殺胎不斃天不覆巢斃於表反天鳥老反覆房六反

梁絕水取魚者周禮註云水堰也堰水為關空以

苟承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為鳩此言鳩化為鷹必

仲秋也爵羅皆捕鳥之網麝獸子之通稱斃斷殺

之也天禽獸之稚者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

仁意也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

內則時周成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禮德正於

萬物則時生或不失其宜和順於人而心則動用不

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

性於天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

焉乃能嗣天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

之用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就

禮記卷之五

以為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
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此
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
之制異爾麋卯巳見曲禮士不取麋卯解然經言
秋宜饋麋又言韭以見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
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孚乳而又惡其盡物
馬之利

秋弥小反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
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
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
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每年

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
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鄭註以九年言之蓋積三
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
之餘言三十者舉成數耳

祭用數之仿仿音勒

鄭註以仿為十一疏以為分散之名大槩是總計
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
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

事喪用三年之飭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
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
屬紼於輜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
越喪紼而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
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金華邵氏曰
用不為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
變者故為法也必於歲之抄則五穀皆入可以視
其所入而為所出也又用之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
三為通融之法豐不使九年之蓄然後計之見在之
以為用度之法如法豐不使九年之蓄然後計之見在之
嘗有定法哉如法豐不使九年之蓄然後計之見在之
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饑餓三者不能
用經之飭抑亦送死者不敢畧於神也喪用三者此
年之飭抑亦送死者不敢畧於神也喪用三者此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
凶年不儉

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
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以此歲有豐
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
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

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
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
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
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為
正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
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大小之差矣
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以死之猶冀其復生也
庶人殯也猶俟三六日是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
朝歲諸侯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葬
也或會於練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葬
之內諸侯則為位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葬
也諸侯至者謂此也七月其國而葬所以極四海之
也非同盟而為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
人三月而葬其誠盡矣

庶人縣封堊不為兩止不封不樹喪不貳
事縣音玄封音實為去聲

此言庶人之禮庶人無碑綵縣繩下棺故云縣窆
也不封不為丘壟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
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中庸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用死者之爵
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

鄭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饗餼牢禮之多寡以為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

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祭法加為七左傳家語以為重該脩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雷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太宗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臆說祭法之言亦未可深信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城之最大者而天子防備亂之階也蓋天地者天地社稷者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尊也故祭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神也而諸侯者為天子守土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

牲禘禘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禘嘗禘烝與嘗禘
烝禘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牲一禘而
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牲則來歲禘禘之明年又牲
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禘也○石梁王氏曰物稍
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必故夏禘之時可禘可
牲不可嘗也秋冬物成可必故此二時必可禘故
不云牲而云嘗禘烝禘此一節專為禘祭發也○
愚按此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
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
而後禘專為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
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禘五年之

閏

禘象象又云王制之言禘非三年之制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
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
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
魚黍以豚稻以鴈

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
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

日宰也太牢具牛羊豕能有所畜故曰所畜之牲皆
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

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七
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物而
已祭則備庶物焉備庶物則其禮為盛非有田者
不足祭而巳共之也大夫無田且不祭而無田者
祭於寢其禮畧而易備也且通而言之薦於寢者
神亦謂之祭也麥與黍皆陰物也故配卯於
卯陰物故也與魚與豚皆陽物也故配酉於
以魚與豚與黍皆陰物也故也
類也故配以魚與豚皆陽物也故也
物之陰勝陽而已
陰陰不勝陽而已

祭天地之牛角用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 之牛角尺

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為膚四指也
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

內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
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
繭栗也以其過於繭栗則非禮至
其過於握則非禮至
於角尺亦若是而已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

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烹牛羊豕必為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
所以無故不殺也珍之名物見內則庶人無故亦
以非冠昏之禮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為庶羞也此

三者皆言薄於奉已厚於事神也石林葉氏曰度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坩器

此一節舊在庶人者老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

藉子夜反

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

市廛而不稅

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關譏而不征

關之設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山澤采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

不禁所以寬萬民

夫圭田無征

夫音扶

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
曰圭者潔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
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士
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
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
此知賜圭田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瓚耳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

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
不拘此制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粥音育

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
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

夫聽其訟焉長樂陳氏曰起一

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千畝不舉先王知

官豐年旬用三日中非周制也田里無年旬用一

則歲不可過三日云者夫之制也掌不可遂官之

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之力

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之力

義也

不請

仁

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量地遠近蓋定邑井

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山川沮澤有燥濕寒暖之不

同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

暖之宜也興事任力亦謂公家力役之征也○方

氏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鐘曰澤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音飼

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

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

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

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

司而度地居民者蓋四民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

也而造事則居民者正事之始也夫職分於地而處然

於上以老者之益上則不足以其力此益下則有餘故壯者

任以老者之壯者所寬其力此益下則有餘故壯者

老者食以老者之壯者所寬其力此益下則有餘故壯者

厚也周官之壯者所寬其力此益下則有餘故壯者

七人與食壯者所寬其力此益下則有餘故壯者

世

三

四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
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去声

和去声

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
不易其俗亦其政不易其宜

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
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
南多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濕因其
地之所宜而為之備如氊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

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
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
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
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脩
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
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齊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
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濕之殊俗則有廣谷大
川之異材則有剛柔遲速不一至於口之於甘
酸之於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其味者
務重而異物則有禁者言其變也同氣械先王之
所禁其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制者因性有剛柔
教所以導民俗者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
其俗所以導民俗者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

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齊其政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唯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川澤其動物宜山林其動物物宜膏物也○石林葉氏曰澤其動物宜山林其動物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所以備其器者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味齊其教不易其俗也輕重遲速者民之性所以齊其政者則生有豐瘠長短便於俗亦不必同此所以味齊其教不易其俗也謂教者其屬有七具於天而自政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於人而使其然也所謂政者其屬有成人所用者亦必使然故曰備其教所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養量有權數制有常飲食有節事為有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馮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上

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鄭氏亦曰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

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

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用青涅之交趾足拇指

丹

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

鞮音低

其欲東方曰曷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

方曰譯

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之異於此象言能做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譯也○劉氏曰此四者皆主通遠人言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做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逃也鞮戎狄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周官鞮履氏亦以通其聲歌而以舞者所履

為名譯釋也。猶言騰也。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而
 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嚴陵方氏曰夷
 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剛俠以其勇於題曰文
 於身曰文。互言之矣。安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
 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衣。用異。謂居山不備器若
 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禮。是矣。○馬氏曰。性受
 驚。為則。居澤。不。以。鹿。豕。為。禮。是。矣。○馬。氏。曰。不。以。性。受
 於。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
 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積。陰。主。乎。殺。而。西。者。陰
 蓋。陽。之。氣。熱。所。積。蓋。陰。主。乎。殺。而。西。者。陰。氣。之。積。有。發。而
 北。者。陰。氣。之。積。蓋。陰。主。乎。殺。而。西。者。陰。氣。之。積。有。發。而
 不。粒。食。者。矣。志。欲。與。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
 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
 語。之。官。謂。之。寄。象。鞮。鞮。度。待。洛。反。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
 居必參相得也。
度待洛反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
 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
 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
 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

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
 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此
 篇自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

學為田漁制國用廣儲蓄備葬祭定賦役安邇人
 來遠人使中國五方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
 是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
 後立鄉學以教民而與其賢能下文司徒備六禮
 以下至庶人耆老不徒食皆化民成俗之事是王
 道之成也後段自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以下至
 篇終是王制傳文然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居之
 制邑以養之也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
 親親上長之也良心上由其長心而不至於尊
 親上親長之也於親也然後興其學教之也蓋
 嚴陵方氏曰道猶合升斗斛五量之所度也
 其多寡少足分寸尺丈引五度之量以知其
 短故多少足分寸尺丈引五度之量以知其

於制邑之民日量於所居民之地日度然邑制之
 容莫非民之居之為並三之為邑則邑制之
 可不言量矣兩之為無墾土則地無遺利也
 少遺力曠言也虛而無墾土則地無遺利也
 無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故事時則言散而
 居民也樂事則不期其如不足之患故事時則
 居也為樂事則不期其如不足之患故事時則
 於君凡在民上者有遜志則教者不可廢心
 勤功尊君親上者皆是也禮樂者則教者不可
 之可致其親上者皆是也禮樂者則教者不可
 無哉然後制者亦必此之意也

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
 司徒備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上齒大司徒教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
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
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
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
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屏音丙

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
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
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曰古者輕進人以為善重絕人以為惡一鄉射
教則死性而人不為惡也然猶不若老朝于庫習
以教之之欲其改悔以從善也然猶不若老朝于
右移之鄉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
絕其為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屏之遠方所以
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也蓋中多者曰功以
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為齒飲酒以正齒者長功
坐而勿者立以聽後則為齒者有長功者
則人知之為禮此賢者所為德上其齒則不肯
尊卑之為禮此賢者所為德上其齒則不肯
惡為卑之為禮此賢者所為德上其齒則不肯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

選去声

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
典諸侯而下則庶子在學之教者隆殺之別也選
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無異外之別故
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衆之時異矣故彼特
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之莫先乎孝
弟故入學者必齒凡則無賤貴皆以齒矣然
得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
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
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
變王三百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

曰寄終身不齒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為焚又以焚訓偏焚本
西戎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
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
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國子皆
世族之親與庶人疎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
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
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
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

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使樂正磨其性情必順先王之政使大子齒於俊選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隔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音士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

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
 二道可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
 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嚴
 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
 秀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則
 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
 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論官材者將
 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官材定其
 之別何也秀特有才之類所謂官則有德之秀
 爵若或食九人馬食八人所謂官則有德之秀
 所以貴之祿所富也人所謂官則有德之秀
 祿之必爵之祿所富也人所謂官則有德之秀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
 悖常亂俗生則擯弃死則貶降嚴陵方氏曰廢其
 而不能與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於
 其治而與其生而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
 與民同耳猶以上禮葬之於公卿下其曾居大
 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大夫
 以該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師旅之後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
 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
 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才
 是聯事而通之也馬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
 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

之用人非有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况司馬掌教典則其所辨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馬所以混為一途也○李氏曰司徒武而巳此文武所以混為一途也○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軍之為比李氏曰司徒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不入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以擲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
凡執技以事下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

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為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為士者齒列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為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

凡執技者不足以外也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之也勝於射御也此其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勝於射御也此其所以宣手足之力也其力不止於射御而此止於射御也此其所以宣手足之力也類祝史皆事神若周官大祝以是為言者以二技尤倫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官史射則五射故曰祝史以矢參連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若鳴和鑿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若鳴和鑿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若鳴和鑿逐禽左之類

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藏陵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後正乎輕且如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序者亦先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比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

成之 比音俾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可以通其餘。顧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詞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汎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廣詢之衆見焉。衆人共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

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嚴陵
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
曰立親主於敬而已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於一
豈足特以法之權哉其或於親有權之也事於義
立者特從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也而無倫
亦在序倫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也而無倫
馬原其情者論其可無測乎亦在乎有或已事非
有惑無所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或已事非
非用誠不可測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或已事非
若用則則輕重以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或已事非
其聰則則所聽者淺深各得其慎辨矣則則故曰以
致其忠則不聽者無遺矣其明則則故曰以
是則有不可盡於形之道乎故曰以
愛之則有不可信於形之道乎故曰以
衆疑赦之則有不可信於形之道乎故曰以
在比辟小則有不可信於形之道乎故曰以
則比於小則有不可信於形之道乎故曰以
思刑非以爲常也然事情不言不可不辨故先言以

別之則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
盡之則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

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

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

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命然後制刑

成獄詞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

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外朝之卿

位也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

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

又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于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自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偽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偽而辨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為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為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寃其意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金乎

有圭璧命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大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

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林不異服識異言

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令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見其服則

異一水
于易是

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異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關境上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鱉皆禁於市者也至於衣服而民所道以出入則禁其所禁於市也故道衣而民所不歸於一則禁其所禁於市也故識異言則識之衣服異見於市也故識異言則識之衣服異見於市也故識異言則識之衣服異見於市也故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惡去声

齊一本作
于廢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冢宰
齊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平其一歲之計要於

周官太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
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
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
受其所教詔諫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體貌尊
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
也奉諱惡即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
之於太史者即以史為太史之佐故得以此奉言
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之時故以典禮言之
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故以典禮言之
會古外反

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齊戒以受其質
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

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冢宰
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
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

凡養老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

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偽
飾之禁在商賈在工者各十有司馬蓋三
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類乎百官然
官之屬以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
後其成於夏飲於天子也然後休老農蓋物
春長於夏飲於天子也然後休老農蓋物
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則一
終固可勞之亦時也老若血氣既衰是為
而休其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勞之時而人
蓋先王所以休之於可勞之時而人
則所以計今歲之入而為國用者則所以
所出也前經言量入以制出故其終者存
制國用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
制也

會周禮作
于舍

有虞氏以燕禮

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
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
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
遂養老謂春入學含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
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
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也

夏后氏以饗食禮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

卑為獻數畢而止然亦有四焉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惟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酒醉為度酒正云

食音嗣

殷人以食禮

食禮者有飯有餼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然亦有二焉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饗食禮之正故行之於廟燕以示慈惠故行之於寢也

周人脩而兼用之

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周尚

文故兼用三代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以文備

禮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享耆老此周人以享禮養老也行常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

祖而割牲執醬而饋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養也○延平周氏曰以燕對享則燕以食禮為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

於諸侯

鄉之學也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音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為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

則亦必然矣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力政而六十養於國而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敬也周之養老遺人而饋執爵而酌此禮之所以羅氏共羽之物酒正共酒人稱委積外饗掌割烹以至此者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之禮均於老者不為過矣

五十異糈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游可也

糈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

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
 恒有度闕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
 遊之處而為之備具可也嚴陵方氏曰振則地產以
 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巳養其陰肉則天產以
 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膳可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巳
 不必膳則肉可知有肉則膳可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
 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固不從馬故必九十然後
 六
 八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
 唯絞給衾冒死而后制絞音交給其鴆反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為送終之備也歲制
 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

可辨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
 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脩
 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
 者也給單被也絞與給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
 皆五幅士小歛緇衾頽裏大歛則二衾冒所以韜
 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
 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于手士緇冒頽殺象生
 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其禮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
 始衰食不可死之禮也人自之至五十於上事親之
 日短食子之可以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
 必從人之遊也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然之
 理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
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
於朝九十者夫天子歆有問焉則就其室以

珍從從去声

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
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
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

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徃致奠
養之義也則嚴陵方氏曰三十極壯四十強壯五
十為始衰則盛極矣此以極養之宜有以趨於衰
得氏曰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有以趨於衰而
馬氏曰始衰離於少壯之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
亡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
王之始衰離於少壯之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
而七十則可以食肉矣○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可也編廢也八天子與之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貴也編廢也八天子與之杖○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
而巳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就其室而
問之何歎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視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
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

視恐俟之
字誤哉

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於貪汚者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

去声

齊側皆反

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

衰一本作于衰是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

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武不能畫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終息此經是已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三十一 毛子六

衰音催

五十而爵命為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

學左學以位言之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皇收昇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衣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譚白鳥也

殷人冔而祭緇衣而養老

冔大羽反

縞生絹亦名素此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升布為之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故緇衣亦名玄衣也又按夏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則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凡諸侯朝服即天子燕服而諸侯之行燕禮亦此服也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以推尊尊之義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蓋衣在體有親親之義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者仁故也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明親親之義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為先皇與叔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而不言衣者言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則十有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有二章周則九章推此

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四海之內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

期音其

期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舊說將徙於諸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得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

以盡其哀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之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

老而無妻者謂之矜矜音嫫老而無夫者謂之寡

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

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

是數皆宜常

食音嗣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躄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百工衆

雜技藝也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

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

之疏引國語威施植鑄等六者為證嚴陵方氏曰

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實士聾者以之

司火則者以之守圉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

以之扶廬者以至陶者之治植匠者之治木荀氏之

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

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也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各得其養在器者無虛用而事者各極其精而巳是器也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
婦人常由男子之左為遠別也嚴陵方氏曰道路
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方
而左無為故其所由如此道路既曰中又曰右皆
也蓋夾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
適常馬唯中乃可以言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
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
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輕任亦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

君子老且老不徒行庶人者且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

○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

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

家無徒食之老人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

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行

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

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班白不徒行

者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

校諸本皆作方一里是也

而養老也

方一十里者為田九百畝

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

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

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應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間井田封建地里之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

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
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
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
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應氏曰此獨
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
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為限百越未盡開也河

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遠雖流沙分際亦與
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
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
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西被朔南咸暨特聲教
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二千里為田八
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
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廓宮室塗巷三
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斷音短
去上声

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
方三千里三三為九為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
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
億畝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
云一萬億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
為八十一萬億畝先儒以萬二字為衍非也此並
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
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嚴陵
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
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

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
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
步四尺二寸二分

疏曰古者八寸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
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
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
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
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
每步剩百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

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
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經文錯亂
不可用也○愚按疏義所筭亦誤當云古者八寸
為尺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
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
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
寸六分千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
相應里亦倣此推之○方氏曰東田者即詩言南
東其畝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
廬在其西而向東○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其

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

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
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二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剩七十箇百里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

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

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十箇
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
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
里通三等封止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
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

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各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

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

者歸之閒田

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為附庸之國及閒田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狩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不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

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

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
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二
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
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
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
二百八十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此言大國之數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
百六十人

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一十六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
十人

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倍大夫祿故食百四
十四人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降於天子所命也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之爾○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祿由卿而下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爲祿矣君祿之入豈盡以食之二千八百八
於衆也然必折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

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已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七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
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
之於方伯之地

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
縣內視元士聲為去

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即暫止頓於此齊絜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云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巡守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

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
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量數制度

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
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
教之害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
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
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
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
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
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
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
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
只據大剛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明者

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禮記大全卷之五終

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